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  
第三十回 覓蠅頭林郎貨禽鳥 因恙體枝女作螟蛉

話說多九公將藥方寫了。通使接過道：「國主因敵邦水土惡劣，向來人民多患癰疽，意欲奉懇大賢賜一妙方，可肯賜教？」多九公道：「金銀藤乃瘡毒要藥，不知貴處可有？」通使道：「敝地此物甚多，因過於寒涼，人皆不用。」多九公道：「這是醫家不能深究藥性，豈可盡信。昔人言：『忍冬久服，長年益壽。』若果寒涼，豈能如此？況古本《本草》言『忍冬味甘性溫』，近世《本草》雖有『微寒』之說，不過因其清熱敗毒，豈是泄火大涼之物。」登時又寫了兩個藥方：忍冬湯：金銀藤（連枝帶葉）伍兩（如無鮮的，或用乾金銀藤肆兩伍錢、乾金銀花伍錢代之）、生甘草壹兩。將金銀藤以木槌敲碎，用水兩大碗，同甘草放砂鍋內，煎至一大碗，加入無灰黃酒一大碗，再煎數沸，共成一大碗，去渣，分作三服，一日一夜吃盡。專治癰疽、發背、一切無名腫毒。不論發在頭項腰腳等處，並皆治之。未潰即散，已潰敗毒收口。病重者不過數劑即愈。忌鋼鐵器。

大歸湯：全當歸（要整的壹個，酒洗）捌錢貳分、金銀花陸錢、淨連翹伍錢、生黃芪參錢、蒲公英參錢、生甘草壹錢捌分（病在上部加川芎壹錢；中部加桔梗壹錢；下部加牛膝壹錢）。水對無灰黃酒各壹碗，煎至壹碗，去渣，溫服。專治癰疽、發背、一切無名腫毒。初起者即消，已潰者收功。輕者五劑，重者十劑即愈。

多九公道：「此二方專治一切腫毒，初起者速服即消，已潰者亦能敗毒收口。大約古人癰疽各方，無出其右了。」說罷拜辭，同唐敖乘了轎馬回船。國王又命大臣前來相送。通使帶領人夫，把銀子送來。多九公仍要推辭，通使再三不肯。林之洋道：「國王既實意送來，想來九公也實意要收的。與其學那俗態，半推半就，耽擱工夫；據俺主意：不如從實收了，倒也爽快。」多九公只得道謝收下。

通使向三人打躬道：「小子有個小女，乳名蘭音，現年四歲。自從幼年患了肚腹膨脹之病，服藥無數，至今總未脫體。連日病勢甚重。小子欲求大賢一看，恐勞大駕，特命小女乘輿而來，現在外面。求大賢細細診視，可有幾希之望？倘能救其一命，真是恩同再造！」

多九公道：「既如此，何不請進？」通使吩咐僕人。不多時，有個老嫗，攙著蘭音進艙，向眾人拜了，一齊歸坐。多九公看那女子，生得蛾眉杏目，分清秀，惟面帶青黃，腹脹如鼓，看了多時，摸不著是何病症，只管呆呆發愣。

唐敖道：「敝友素日不諳女科。小弟雖不知醫，恰好祖上傳有秘方，專治小兒肚腹膨脹。令愛此病，還是近日染的，還是自幼染的？若是近日染的。恐有天癸不調等症，小弟素於此道不精，不敢冒昧用藥。如係自幼染的，尚可代為醫治。」通使道：「小女此病，係五六歲染的，今已七八年了。」唐敖道：「既是五六歲染的，此係幼年停食不化，日久變為蟲積，以致膨脹。醫家不知，往往誤用克食消導之藥，徒傷脾胃，與病無益。令愛歷年所服何藥？可曾服過殺蟲之劑？」通使搖頭道：「小女向來所服，總是神麴、山查、枳實、大黃之類，並未吃過甚麼殺蟲之藥。」唐敖道：「今日幸遇小弟，也是令愛病要脫體。我家祖傳秘方，只用雷九、使君子二味，不過五六劑，蟲下即愈。」說罷，提筆開方。呂氏將女子請進內艙獻茶。此女自幼跟著父親學會三六國番語，與婉如一見如故，言談間分相投。

唐敖把藥方遞給通使道：「小弟這個藥方，用雷九伍錢，同蒼朮貳錢煮熟，將蒼朮去了，只用雷九去皮炒乾，使君子去殼用肉伍錢炒乾，共研細末，分作陸服，俟小兒吃飯時，用雞蛋壹貳個打破去殼，用藥末壹服放入碗內攪勻，照常加油鹽蔥蒜等物煎炒，給小兒吃了。那蟲只知雞蛋之香，那知卻有藥料在內。每日貳服。不過數日，蟲隨大便下來，自然痊癒。總而言之：凡小兒面黃肌瘦，肚腹膨脹，大約總因停食日久不化，變為蟲積。雷九、使君子，最能殺蟲，故能立見其效。」通使收了藥方，分歡喜，再三拜謝，即同蘭音辭別而去。

多九公道：「老夫只顧治病，忙了幾日，不知林兄雙頭鳥兒究竟如何？」林之洋道：「俺正要拜謝。虧得九公把世子醫好，俺的鳥兒才能出脫。雖有幾分利息，就只可恨那個『義僕』不肯真心待俺，務要扣俺半價，方肯付銀。扳談多時，講他不過，只得回來，銀子還存他處。就請二位同俺一走，相幫說說，倘得少扣幾分，俺自做東相請。」

三人一齊上岸。到了大宦人家，林之洋把那小廝喚出，同他討價。小廝拿出一封銀子，仍是半價。唐敖道：「我們賣貨，諸事勞動，自應重謝；但何至要分一半？未免太過了！」小廝回答幾句，唐敖不懂。忽聽多九公放開喉音，唧唧呱呱，大聲喊叫。小廝嚇的只管打躬，隨即進內，又取出一封銀了。多九公打開，取出兩錠，付給小廝；其餘交給林之洋。齊歸舊路。唐敖道：「剛才小廝所說之話，一字不懂。不知小弟同他所說之話，他可曉得？後來九公同他喊叫甚麼，他竟如此害怕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我們天朝乃萬邦之首，所有言談，無人不知。那小廝因唐兄說：『何至要分一半？』他道：『本處向例如此，一毫不能相讓。』。老夫因他『一毫不讓』之話，未免氣惱，於是大聲喊叫，說他私透消息，教我們增價，伙騙主人。他聽這話，恐主人聽見，急急將銀取出。好在我們並不圖他下次生意，那個還販雙頭鳥兒再來賣貨！樂得且多幾兩銀子，大家多醉幾日，也是好的。」

來到船上，正要開船，誰知通使忽又帶著女兒，也不命人通報，匆匆忙忙，滿眼滴淚，走進艙來。唐敖見這光景，只當藥用錯了，嚇的驚疑不止。通使滿眼垂淚，向唐敖下拜道：「求大賢救我父女兩命！」唐敖嚇的忙還禮道：「二位請起！為何行此大禮？」通使同蘭音起來歸坐道：「小女因這孽病糾纏年久，晝夜不安，屢尋自盡，俱虧乳母相救。小子正在束手無策，忽蒙大賢賜給秘方，我父女以為從此病可脫體。不意雷九、使君子此處歷來不產，雖出千金，亦不可得，問之醫家，也都不知。小子因此驚慌，特帶小女趕來。幸喜大賢尚未開船，想是他絕處逢生，惟求大賢，或將此藥見賜兩服，或另賜妙方。倘得身安，定以千金奉謝，決不食言。」

唐敖道：「小弟如有此藥，早已奉送，不過數文之事，何須千金之贈。奈身邊並未帶來。至另開藥方之說，小弟素不知醫，從何開起？況令愛之症，細推病源，實係蟲積，非雷九、使君子不能見功；即另有良方，也難見效。當日有人患一怪症，每逢說話，腹中也照樣說話。彼時雖有醫家識得此症名喚『應聲蟲』，及至用藥，仍無效驗。後來遇一名醫，付給《本草》一部，令病人將上面藥名按次讀去。病人每讀一藥，腹中也讀一藥。及至讀到雷九，腹中忽然無聲，再讀別藥，仍舊有聲。於是即用雷九與病人連進數服，蟲下而愈。可見殺蟲無過於此。不意貴處竟無此藥，這是令愛災難未退，小弟安能另有別法！」

通使聽了，默默無言，只管發愣。蘭音聽見唐敖別無良方，不覺放聲慟哭，分慘切。眾人聽著，莫不點頭歎息。通使在旁，滿面愁容，只管搔首。婉如把蘭音請入內艙，再三勸解，這才止悲。停了多時，通使不便久坐，因命乳母告知蘭音，一同回去。蘭音聽見要去，復又大放悲聲，跪在唐敖面前，只求救命。唐敖命乳母攙起，再三安慰。勸他回去好好將養，將來自然痊癒。蘭音那肯動身，啼哭不止。哭了多時，因久病身弱，忽然暈倒，人事不知，虧得乳母極力解救，這才甦醒。通使見女兒這般光景，明知凶多吉少，只急的連連頓足，淚落不止。左思右想，躊躇多時，因向僕人耳邊說了幾句，即到唐敖面前跪下道：「大賢在上。小子聞古人云：『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』今我父女兩命皆懸大賢之手，只要大賢肯發慈悲，我父女就可超生了。」

唐敖忙攙起道：「尊駕此言，小弟不解，尚求明示。尚可為力，豈肯袖手！」通使立起道：「小子今年業已六旬，跟前只此一女，自患病以來，費盡心力，百般醫治，從無微效。其母久已憂慮而亡。前有異人，曾言此女必須投奔外邦，如遇唐氏大仙，或可冀其長年。今遇大賢，雖傳秘方，奈無此藥；失此良緣，豈有病痊之日？所以他分傷悲。小子因思小女既已命定投奔外邦方能長年，難得大賢恰又姓唐，兼之作人慷慨，一見如故，不揣冒昧，意欲懇求大賢不棄微賤，將小女作為義女，帶至天朝。倘得病痊，俟其年長，即求大德代為婚配，完其終身。小子生生世世，永感不忘！如大賢不肯帶去，此地既少良醫，又無妙藥，多則一年，少則半載，無非命歸泉路。小子素以此女視為掌珠，數年來因其抱病，代為操勞，鬚髮已白，寢食俱廢。若再睹其去世，何能為情？」

大約此女一死，小子也不能活了！」說罷，不覺大哭。蘭音在旁，更是嚎啕不止。合船人無不憐憫。林之洋道：「妹夫素日最喜做好事，如今這樣現成好事，你若不應承，俺替你應承了。」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